

“殖民主义”概念的起源及其演变*

——兼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关系

刘文鹏 王天昊

【提要】 “殖民主义”一词具有复杂的历史内涵,在19世纪中叶之前,“殖民主义”一词并没有形成专用概念,相对于“殖民政策”“殖民”等词汇,它的使用范围并不广泛,也未带有强烈的负面或批判含义。19世纪后半叶,全球范围内的民族主义非常活跃,“殖民主义”一词开始成为被殖民者批判殖民者的武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帝国主义”滥觞,“殖民主义”成为帝国主义的内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学者们强调对“殖民主义”作出准确和单独的定义,希望能脱离帝国主义的“政治性”,解释现代殖民主义历史上不同党派对“殖民主义”的不同评价的问题,但最终人们殊途同归,殖民主义仍然是一个与帝国主义密不可分的词汇。

【关键词】 殖民地 殖民主义 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colonialism)作为一个“厚重”的历史事件与现象,与帝国主义互相交织、互相渗透、互相定义,对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直到今天,有关“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定居者殖民主义”(settler-colonialism)、“新殖民主义”(neocolonialism)的讨论,仍然是经久不衰的学术热点。^①但迄今为止,到底什么是“殖民主义”仍是极具争议的话题,给“殖民主义”作出明确的定义并非易事,“殖民主义”在学界的使用也出现了泛化的倾向,并进一步影响人们对世界历史与社会发展的正确认知。以“满洲殖民主义”为代表,^②学界对“新清史”的看法不一,对清朝是否具有殖民性质也各有论断。实际上,“殖民主义”本身是一个有待商榷的问题。^③

“殖民地”“殖民主义”“殖民体系”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代表着“殖民”发展的不同阶段,在历史上也被不同的学者穿插使用,^④它们“凝聚着那个时期丰富的历史信息、反映和塑造着那个时代社会历史特征”。^⑤“殖民”一词来自拉丁语colonia,意思是“财产”。古希腊人根据移民是否保留母国的

* 本文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资助。

① Fredrick Cooper, *Colonialism in Question: Theory, Knowledge,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 3.

② 例如,濮德培(Peter C. Perdue)借用德国学者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与美国学者查尔斯·迈尔(Charles Maier)对殖民主义的解释,得出“满洲殖民主义”的概念。参见刘文鹏《论全球史观下的“满洲殖民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刘文鹏《回到国家建构——对清代历史研究中帝国主义路径的再分析》,《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2期。

③ 葛兆光《名实之间——有关“汉化”、“帝国”与“殖民”的争论》,《复旦学报》2016年第6期;姚大力《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203—256页;汪荣祖主编《清帝国性质的再商榷:回应新清史》,中央大学出版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23—56、81—108页。

④ 高岱认为,与殖民地不同,“殖民主义体系的形成有着较长的过程”,主要由三类不同程度上依附于宗主国的地区所构成,即:殖民地、保护领域、保护国、托管地,是一个更为全面的概念。高岱《论殖民主义体系的形成与构成》,《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⑤ 黄兴涛《概念史方法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史学月刊》2012年第9期。

公民身份 将 apoikia 和 klērouchia 区分开来,^①希腊人所说的殖民地多指“一个远离家乡的居处 (apoikia)”。^② 罗马共和国时期的罗马人将殖民地区分为拉丁殖民地和罗马殖民地,并建立起对殖民地的治理规则与制度。新航路开辟之后,欧洲列强在世界各地建立起广泛的殖民统治。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到现在,《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对“殖民主义”的定义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在 1989 年第二版《牛津英语词典》中,殖民主义有两层含义:殖民地相关的习俗或礼仪、殖民地特有的或具有特征的做法和习语(相对地方主义而言);殖民制度或原则,现在用于指代大国剥削落后国家或弱国的政策,具有贬义意味。^③ 2022 年 3 月,《牛津英语词典》第三版将“殖民主义”的定义修订为:

1. 对另一国完全或部分实现政治控制,由定居者占领该国的原则、政策或做法;维持殖民地的原则、政策或做法。偶尔也代指一个例子。
2. 具有殖民地或殖民地特征的词、短语;殖民地特有的风俗或习惯。现在使用较少。
3. 殖民主义者(colonialists)典型的观点、态度、文化;尤其是指相信自己国家拥有优越性和殖民其他国家的权利(right)。
4. 与殖民地生活有关或归因于殖民地生活的观点、态度、文化;尤指对殖民国家的面貌、态度、文化的屈从或自卑感。^④

从中可以看到,相比于第二版,第三版《牛津英语词典》对“殖民主义”的定义增加了两种对立人群的心态:殖民者认为自身拥有优越性、拥有殖民其他国家的权利,被殖民者反过来抱有殖民的文化征服感和自卑感。在新增的两条解释中,《牛津英语词典》注意到“殖民主义”的定义中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主体性问题,也更加关心殖民主义给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带来的文化、心态等影响。

相比“殖民地”而言,“殖民主义”是一个含义更为复杂的概念。随着时间的变化、论述主体的变化,它在政治、历史与历史理论中的含义有所不同。因其概念的复杂性,研究者往往依据自己的研究方向和个人立场进行选择性的阐释。直到今天,人们对它的认知还在不断深入,因此,厘清其发展的脉络是非常艰难又十分必要的。

一、19 世纪中叶之前:殖民主义使用之初

由于 19 世纪的海外殖民地与欧洲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殖民地在欧洲大陆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讨论与争议。在 18—19 世纪上半叶,“殖民主义”作为单独的词语使用出现较少,人们更多地倾向于使用“殖民”(colony)一词来描述整体的殖民制度与殖民现象。19 世纪中叶前后,在众多的英文报刊和时人论述中,“colony policy”是用来指代殖民政策的常见词汇。时人眼中的欧美殖民行迹,似乎与

① M. I. Finley, “Colonies: An Attempt at a Typology”,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Vol. 26, 1976, p. 168.

② N. G. L. 哈蒙德《希腊史》朱龙华译 程庆昉、郝际陶校,商务印书馆 2018 年版,第 165 页。

③ “colonialism”,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from the second edition (1989). <https://www.oed.com/oed2/00044254> [2022-07-10]

④ “colonialism”,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Third Edition, March 2022. <https://www.oed.com/view/Entry/36525> [2022-07-10]

古代的侵略行径没有本质的不同。^①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七章“论殖民地”中指出,“欧洲人在美洲及西印度建立殖民地,不是起因于必要……虽得到很大的利益,但其利益也并不那么明白显著。”^②这一时期,“殖民主义”虽开始零星地出现在学者们的论述和报刊中,但尚未有系统性、理论性的定义。概括来说,一方面,它主要代指一国(主要是英国)的殖民政策和殖民制度;另一方面,它特指某种殖民地的风俗和习惯(如同第二版《牛津英语词典》定义的那样)。

1791年,英国法理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在递交给英国下议院的一份关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文件中使用了“colonialism”一词,呼吁英国议会改善新南威尔士州的监狱情况,以便更好地实现“通过贸易增加国家财富的殖民主义计划”,^③这也是新版《牛津英语词典》给出的“colonialism”最早的词源。1842年12月23日的《珀斯公报和西澳大利亚杂志》,借用“殖民主义”代指一部分人眼中的经济下行的状况。^④

“colonialism”还代表一种不同于欧洲本土殖民地的习惯和特性、殖民地特有的口语或俚语。此时它既可以是一个形容性的词汇,也可以是一个名词(常以复数形式出现)。1869年,《澳大利亚杂志》的两位记者以“More Colonialisms”为题介绍了殖民地的各类俚语词汇(参见表1)。^⑤

表1 澳大利亚殖民地的俚语词汇

词语	Colonialisms 用法
Billy	一种主要被布须曼人用来煮茶的小锡容器
Dover	一种小刀;政府人员配备用刀;上面写着制造者的名字“多佛”;“Henne Dover”用于表示任意一把刀
Doughboys	代指一种布丁;一种面粉和水的混合物,被称为“Doughboys”;这种混合物被放在炭火上烧烤后,被称为“leather jacket”
Dossing	睡眠状态中
Graft	艰难的工作;工作努力
Lumber-street	监狱或警察局
Magging	靠切割、打磨工作谋生
Monkey	一种挂锁
Pony	一种用来行骗的陀螺
……	……

通过上表,我们可以看到英语在澳大利亚出现了“colonialisms”化的现象,这些词语完全不同于殖民地母国的词汇用法,这种代表殖民地风俗的“殖民主义”用法具有非常明显的中性词语意味。比如,菲尔德豪斯(D. K. Fieldhouse)认为,“19世纪的‘殖民主义’用来表示海外附属国或整个殖民制度的总体状况,但它的使用没有任何具体的有利或者不利的含义。”在英国,它最有可能代指的是英国移民社会特有的说话方式或生活方式,让大都市的高级人士感到有趣,就如同“地方主义”

① 例如“Colonial Policy”(*Leeds Intelligencer* , Feb. 16, 1850, p. 4) 和“ Our Colonial Policy”(*Morning Post* , July 18, 1850, p. 3) 等新闻报道。

②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30页。

③ Alexander Taylor Milne, ed., *The Correspondence of Jeremy Bentham* , Vol. 4, UCL Press, 2017, p. 279.

④ “New South Wales in 1843”, *The Perth Gazette and Western Australian Journal* , Dec. 23, 1843, p. 2.

⑤ “More Colonialisms”, *Australian Journal* , Vol. V, No. 54, Nov. 1, 1869, p. 190.

(provincialism)一样。^①但正如最新修订的《牛津英语词典》指出的那样,“殖民主义”在彼时并不是只有一种含义,它在实际的使用中往往并不中立和客观,经常带有欧洲大都市自我认识中的优越感和高级感,凸显殖民地母国和被殖民地之间的风俗差异。1842年8月30日,《悉尼先驱晨报》在报道殖民地总督面对民众请愿书作出的回答时,指出大家被这个总督的发言震惊了,因为他使用了一些值得特别强调的、“粗俗的”(vulgar)殖民主义式的话语来反驳议会。^②可见,作为一种风俗存在的殖民主义仍然被认为是粗鄙的、不优雅的、兼带些对殖民地蔑视的词语。

除了从事殖民活动与在殖民地工作的官员、传教士之外,一些思想家也开始对殖民扩张进行反思和批判。例如,卡尔·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对爱尔兰和印度殖民地的情况均有精到的论断和分析,他的书信集中有大量关于爱尔兰殖民地的论述,他也长期关注英国对印度殖民的政策,并从中抽象提炼出资本主义理论。但是,马克思本人并没有使用过“帝国主义”这个词语,在他的作品中也不存在任何一个概念与后世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的“帝国主义”概念完全相符。与之相似的是,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初版中,找不到“Kolonialistische”或者“Kolonialismus”(殖民主义)的字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仅以“Kolonie”“Kolonien”来论述资本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由此可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写作之时,尚未对“殖民主义”这个词语形成系统的解释。^③安东尼·布鲁厄(Anthony Brewer)认为,与“帝国主义”相似,马克思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概念用以描述一个所谓先进的民族国家对一个落后地区的统治,马克思在使用“殖民”这个概念时,它通常指的是欧洲殖民者在土著被驱逐地区(比如澳大利亚和美国)进行的殖民活动。甚而言之,马克思也没有从整体上来讨论殖民主义,马克思有关殖民的观点只能从零散的参考文献和文章中推断出来。^④

可以看到,在19世纪中叶之前,“殖民主义”(colonialism)一词并没有形成专用概念。相对于“殖民政策”(colony policy)、“殖民地”(colonial/colonization)等词汇,“殖民主义”一词的使用范围并不广泛,而且带有使用者的主观立场。值得注意的是,少量带有“colonialism”的文本由于主要来自殖民者的视角,他们在讨论母国的殖民政策、殖民地的风俗习惯时,可能带有对殖民地风俗的鄙夷,但不会带有强烈的否定殖民的意味。马克思虽未明确提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概念,但指出了殖民者在殖民地(主要是印度)的破坏性与“造成新的生产力”的作用。^⑤由此也引发了学界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研究。^⑥

① D. K. Fieldhouse, *Colonialism, 1870-1945: An Introducti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83, p. 6. 本段同样见于高岱、郑家馨《殖民主义史(总论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153页。

② “The Licensed Graziers”,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Aug. 30, 1842, p. 2.

③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Vol. 1, Verlag von Otto Meissner, 1867;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Vol. 2, Verlag von Otto Meissner, 1885;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Vol. 3, Verlag von Otto Meissner, 1894.

④ Anthony Brewer, *Marxist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A Critical Survey*, Taylor & Francis Group, 1990, pp. 25-28. 参见安东尼·布鲁厄:《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陆俊译,重庆出版社2003年版,第25—26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51页。

⑥ 国内有关殖民主义“双重作用”的讨论,参见罗荣渠《我的四点意见》,《北大史学》第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董小川:《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理论”再认识》,《光明日报》1992年10月10日;林承节《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几点认识》,《北大史学》第3辑;郑家馨《具体分析殖民主义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的作用》,《北大史学》第3辑;李安山《对研究“双重使命”的几点看法》,《北大史学》第3辑;郑家馨《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研究》,《世界历史》1997年第2期;等等。

二、19世纪后半叶:美洲殖民地对“殖民主义”的认知

19世纪后半叶,全球范围内的民族主义变得非常活跃,被殖民地区的人民开始觉醒,并尝试从文化精神独立的角度开展与民族主义相关的活动。在此背景下,有关“殖民主义”的文本越来越多,“殖民主义”一词开始成为被殖民者批判殖民者的武器,这在19世纪后半叶的北美体现得尤其明显。

1883年,美国著名的共和党政治家、历史学家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撰写了《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殖民主义》一文,^①讨论一些“可能会长久存在下去的思维习惯”。^②亨利将它们统称为“在美国的殖民主义”,并以此来取代美国之前流行的“地方主义”一词,他认为后者可以用来概括一切“意见、习俗或者邻居事务”,但殖民主义是绝对的、具有历史意义的。^③我们可以看到,亨利想要说明的“殖民主义”的内涵与英国人笔下的词汇有本质的区别。

亨利认为,在一般的传统中,殖民地是来自殖民母国的一个分支,它的本质是依赖性,随着依赖性的减少,殖民地会改变其性质并朝着国家的形态方向发展。^④1776年,美国发表独立宣言。六年后,英国承认美国独立,但这远不是美国统一和独立的终点,亨利声称,“殖民精神的枷锁仍然沉重地压在我们身上,束缚着我们所有的精神行动,这使我们独立的真正工作只完成了一半”,因为在吸收和保留英国的法律原则与形式的同时,美国文化方式中的“殖民思维”(the colonial spirit in our modes of thought)仍然存在。^⑤亨利指出,1776—1815年,美国殖民地的一切精神和思想(除去政治和潜在的民主思想之外)都来自于英国,一些作家成为屈服于英国和欧洲殖民精神的奴隶,沉浸在殖民主义的目光之中。^⑥亨利还将1815—1861年视为美国发展的又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政治变得完全独立和民族化,以“第一个摆脱殖民心境,成为美国文学代表人的”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为代表,^⑦美国开始有了具有独立精神的文学作品。在亨利的心目中,库珀的第二部小说《间谍》(Spy)是真正的美国本土作品,这是因为库珀本人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不再被过去死气沉沉的殖民心境所影响,这也是库珀写作灵感的主要来源。美国内战结束后,“殖民心境”仍然是美国挥之不去的阴影:财富增长之后,美国人向欧洲涌去;高等教育发展形成的知识品味和人们对古老文明的向往,使得美国人对国外生活和礼仪充满热爱。面对如此情形,亨利大声呼吁以民族主义对抗这种殖民心境,“让人们对美国的热情赶走对欧洲的热情”。^⑧

① Henry Cabot Lodge, *Studies in History*, Houghton Mifflin and Company, 1884, pp. 330-367. 这篇文章最早发表在1883年5月的《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上,同月,爱尔兰报纸《贝尔法斯特通讯》(Belfast News-Letter)转载该文“Colon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Belfast News-Letter*, May 17, 1883)。1914年,布兰德·马修斯将亨利的这篇文章收录在《牛津美国散文集》之中(Brander Matthews ed., *The Oxford Book of American Essay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4, pp. 410-440)。

② Henry Cabot Lodge, *Studies in History*, p. 330.

③ Henry Cabot Lodge, *Studies in History*, p. 334.

④ Henry Cabot Lodge, *Studies in History*, pp. 333-334.

⑤ Henry Cabot Lodge, *Studies in History*, pp. 337, 343.

⑥ 亨利认为这些作家是屈服于英国和欧洲的殖民精神的奴隶。除了作为历史的例证外,它们没有留下一个名字或一行字让人铭记,“它们最终将在历史学家的脚注中找到它们应有的位置”。Henry Cabot Lodge, *Studies in History*, p. 348.

⑦ Henry Cabot Lodge, *Studies in History*, p. 353.

⑧ Henry Cabot Lodge, *Studies in History*, pp. 330-367.

很明显,亨利定义的“在美殖民主义”与萨义德的《东方学》的思想有其相似之处。萨义德笔下的东方学是一种“西方文化内部所形成的对东方的学术权威”,^①亨利的定义则是美利坚文化内部形成的对殖民者精神权威的依赖性,两者均从谋求文化和精神解放的层面思索殖民主义带来的影响。彼时的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已经基本摆脱英国殖民者的控制,南北战争之后,美国人的公民意识不断提高,培养美利坚民族的独立精神成为国家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也是美国文化与精神迅速发展的时间段。亨利的呼吁在美国文学领域掀起了波澜,《纽约时报》以《没有国家的人》为题对数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文学家的意见进行了报道,他们赞同亨利对美国“殖民心境”的看法,认为这是一种应该被清除的病态精神现象。^②

美国人对殖民心境的反抗也引起在美加拿大人伊拉图斯·威曼(Erastus Wiman)的反思,他在纽约多次举办演讲,积极探索加拿大未来三种可能出路:继续殖民主义、兼并、独立共和国。威曼不相信张伯伦“殖民地和英国之间的关系是暂时的”的论调,主张加拿大应该像美国一样,尽快建立一个独立的共和国。^③

遗憾的是,亨利的这篇文章虽对英国殖民者进行了控诉,但其论证的范围主要停留在文学层面,以致于这篇文章的影响力在当时的美国整体局势中亦十分有限。更重要的是,亨利批判的殖民主义是只对美国一者生效、为美国利益服务的概念,当美国逐渐走向殖民扩张道路之时,亨利便毫不犹豫地将其抛弃。这与“后殖民主义”理论学家们反思和批判的“殖民主义”不同,后者更具广泛性,并非专指某一地受到的殖民主义影响。美国在实现精神独立的道路上逐渐忘记了曾经被殖民的苦难心境,并走上了同英国一样的对外殖民扩张的道路。19世纪末,共和党的威廉·麦金利执政以后,美国发动美西战争,亨利本人也成为美国对外殖民的热情支持者,积极支持美国对外扩张,并主张美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一届美国政府的论调中,英国的殖民扩张不再是对殖民地人民的精神奴役,反而成为遵循自然规律的行为。当美国反过来变成殖民者后,同样为自己辩解道“上帝统治着这个地球,扩张是上帝法则下的自然发展。”可以说,正是在麦金利的领导下,美国逐步走向了“殖民主义”,迈上了向“帝国主义”发展的道路。^④

三、20世纪上半叶:帝国主义之下的殖民主义

“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是一对难舍难分的词语,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被视为同义词,这也是人们在探求殖民主义的基本概念时遇到的最大难题。正因为如此,帝国主义同样是难以定义的概念。一般认为,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帝国主义”作为一个名词开始使用,在英国人的论述中,逐渐带有殖民扩张的内涵,^⑤认为它是“针对自由主义而起的膨胀主义或殖民地主义”。^⑥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帝国主义”逐渐实现了对全球的控制,并在其影响之下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此时的“殖民主义”这一概念基本上从属于人们对“帝国主义”的论述,殖民的一切都是为“帝国主义”服

① 爱德华·W.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6页。

② “Men Without a Country”, *New York Times*, Apr. 22, 1883.

③ “Canada’s Three Futures: Erastus Wiman on the Destiny of the Great Dominion”, *New York Times*, Jan. 12, 1890.

④ “M’Kinley Leading Us into Colonialism”, *Irish World and American Industrial Liberator*, Nov. 4, 1899, p. 12.

⑤ 高岱《帝国主义概念考析》,《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07年第2期。

⑥ 陈力卫《“帝国主义”考源》,《东亚观念史集刊》第3期,政治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70页。

务 掩盖了其独立的意义。

而让“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真正结合起来的人物是霍布森(J. A. Hobson) ,他使帝国主义成为一个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词语。^① 除了对“帝国主义”一词作出系统的研究与批判之外 ,霍布森所撰《帝国主义》一书对于“殖民主义”的重要作用是 ,他将关注点放在英国殖民扩张的历程之上 ,使得帝国主义成为殖民主义的同义词。^② 霍布森对“殖民主义”的解释是 ,指一种民族精神的外溢 ,包括民族的血统、语言和制度的扩张。当一个国家的一部分移民前往空旷无人的国外土地上 ,移民者拥有母国的公民权 ,并在母国的控制之下建立地方自治 ,其形式与母国的制度基本相同。在某种程度上 ,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相当。^③ 霍布森之后 ,帝国主义成为人们概括欧洲扩张与野心时使用的主要词语 ,“殖民主义”则成为其语境之下的子集。

最晚至 19 世纪 80 年代 ,“殖民”一类的词语已经在中国出现。受日文影响 ,“殖民”“殖民地”在 19 世纪 90 年代见诸于国内媒体的次数虽愈来愈多 ,但它们能够被更加频繁地使用 ,还是要等到“帝国主义”这一概念出现并广泛流行以后。^④ 在 1900 年前后的亚洲 ,“帝国主义”是比“殖民主义”更被广泛使用的词语 ,这是因为前者能够概括一切侵略行径。根据陈力卫的统计 ,在 1898 年 11 月至 1900 年 11 月的三期《清议报》中 ,“帝国主义”共出现 123 次 ,而“殖民主义”仅出现三次。^⑤ 日本学者有贺长雄在《十九世纪外交一览》一文中 ,认为在 19 世纪的最后 15 年中 ,“殖民主义日益盛矣” ,殖民主义成为 20 世纪初年的时代特征。在有贺长雄的笔下 ,“殖民主义”代指欧洲对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的侵占 ,而“东西两洋混合如一”是殖民主义的终点 ,至于铁路的修建则是欧洲对外殖民的重要手段。^⑥

1905 年 ,法国学者保罗·路易斯(Paul Louis) 出版了《殖民主义》一书 ,“殖民主义”成为一本书的标题。^⑦ 作者在书中试图展示“殖民运动”的深层根源、一般特征、结果 ,以及它对全球经济及其环境产生的影响。相比于霍布森 ,保罗·路易斯笔下的现代殖民主义是从 1900 年开始 ,与早期欧洲殖民追求黄金和贵价商品最大的不同是 ,现代殖民主义的代表人物威廉二世、罗斯福、张伯伦、塞西尔·罗德斯等人追求的是扩大市场 ,也就是资本。路易斯认为 ,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扩散的结果 ,并最终引起军国主义的兴盛。^⑧

如前所述 ,与“帝国主义”相比 ,“殖民主义”一词的使用频率更低 ,人们也较少会对其作出独立的定义。1916 年列宁写就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的代表

① 也存在不同的观点 ,例如 ,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 认为 ,最早的帝国主义理论来自法国总理茹费理(Jules François Camille Ferry) 。Jean-Paul Sartre , *Colonialism and Neocolonialism* , Taylor & Francis , 2005 , p. 11.

② Eric Stokes , “Late Nineteenth-Century Colonial Expansion and the Attack o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Imperialism: A Case of Mistaken Identity?” , *The Historical Journal* , Vol. 12 , No. 2 , 1969 , pp. 288 - 289.

③ J. A. Hobson , *Imperialism: A Study* , Cosimo , 2005 , p. 6. 中文参见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帝国主义》 ,卢刚译 ,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版 ,第 7—8 页。

④ 潘光哲《从“新名词”到“关键词” :以“殖民地”为例》 ,孙江、陈力卫主编《亚洲概念史研究》第 2 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年版 ,第 232—246 页。

⑤ 陈力卫《近代各种“主义”的传播与〈清议报〉》 ,孙江、陈力卫主编《亚洲概念史研究》第 2 辑 ,第 271—289 页。

⑥ 有贺长雄《十九世纪外交一览》 ,《清议报全编》卷二十《外论汇译》四 ,第 227—228 页。

⑦ Neil J. Smelser and Paul B. Baltes ,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s* , Vol. 11 , Pergamon , 2001 , p. 7227.

⑧ Paul Louis , *Le Colonialisme* , Georges Bellais , 1905.

著作,列宁关注的殖民地主要建立在资本市场之上,是资本主义帝国保证自身利益的一种手段。^①列宁和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某个特定的阶段联系起来,帝国主义成为了资本主义的一个最高阶段。后世学者往往根据列宁的叙述引申列宁对“殖民主义”的看法,但列宁本人并未对殖民主义的概念作过专门的阐释。

关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二词在具体使用之中的关系问题,学界也有不少研究。譬如,芬兰学者对1917年之后芬兰议会档案的一项最新研究,可以让我们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去观察当时世界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看法。该研究指出“在1917—1995年之间,总的来说,‘帝国主义’和‘帝国’比‘殖民主义’和‘殖民’更常见。”^②芬兰议员将帝国主义描述为与帝国的建设和维护相关的实践和意识形态,却极少对殖民主义下定义,认为“殖民主义的概念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议会记录中没有帝国主义那么明显”。^③芬兰的政治家借用列宁对资本和帝国的联系的看法,将经济和商业意义赋予殖民主义,对其普遍持负面态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主义高涨,脱离宗主国并寻求独立,成为亚非拉地区的一种政治潮流。第三世界各个国家的领导人将殖民主义放大,作为控诉英美列强、争取亚非两洲殖民地独立的政治话语。在他们争取独立的过程中,对“殖民主义”的批判成为他们强有力的精神武器。我们可以看到,与美国人亨利提出的“在美国的殖民主义”概念更加偏重文化和精神层次不同,这里的“殖民主义”更加关注领土与政治层面。但对比来看,殖民主义之所以从“帝国主义”中分开,之所以拥有可以被论述的空间,是因为被殖民者对政治、精神独立的呼吁大大加强,也正是这些反对殖民统治的人赋予了“殖民主义”真正独立的意义。1946年,印度副总理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多次抨击英、法、荷的殖民行径,他声称殖民主义必须消失,亚非人民必须一起站出来反对殖民、争取独立。^④菲尔德豪斯认为,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殖民主义”才开始与“帝国主义”区分开来。殖民主义是对作为帝国主义产物的非欧洲社会在政治、经济和知识上的屈从状态的一种概括性描述,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实例就是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Bung Sukarno)在万隆会议期间对“殖民主义”一词的使用。^⑤1955年4月18日,作为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苏加诺在万隆会议开幕式上发表《让新的亚洲和新的非洲诞生吧》的著名演讲。苏加诺声称,在西方列强远征亚非的海上航线周围,人们没有自由,他们将前途抵押给了外国的制度,是“别人的工具”,是“不能影响的势力的玩物”,是殖民主义的受害者。^⑥

受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欧美国家对“殖民主义”的使用和定义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比如,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 S. Truman)于1949年使用“帝国主义”来代指对土著居民的所有的外部控制的形式。在1949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他形容一国对他国剥削的表述是“旧式帝

①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② Mika Suonpää and Matti Välimäki, “Finnish Parliamentarians’ Conceptions of Imperialism and Colonialism, 1917 – 1995”, in Raita Merivirta, Leila Koivunen and Timo Särkkä, *Finnish Colonial Encounters: From Anti-Imperialism to Cultural Colonialism and Complicity*, Palgrave Macmillan, 2021, p. 68.

③ Mika Suonpää and Matti Välimäki, “Finnish Parliamentarians’ Conceptions of Imperialism and Colonialism, 1917 – 1995”, in Raita Merivirta, Leila Koivunen and Timo Särkkä, *Finnish Colonial Encounters: From Anti-Imperialism to Cultural Colonialism and Complicity*, p. 79.

④ Jawaharlal Nehru, “Colonialism must go”, *New York Times*, Mar. 3, 1946.

⑤ D. K. Fieldhouse, *Colonialism 1870 – 1945: An Introduction*, p. 5.

⑥ 苏加诺《苏加诺演讲集》,世界知识社1956年版,第217页。

国主义”。^①直到1955年,在他的自传第一卷中,杜鲁门改用“殖民主义”这个词来描述日本对太平洋岛国的侵占,并以“理解和同情的态度看待各地人民希望摆脱殖民主义束缚的愿望”。^②在1956年的自传第二卷中,杜鲁门将“外国利益长期剥削的结果”改称为“殖民主义的诅咒”。^③杜鲁门一再强调美国拒绝走上殖民主义的道路,但对于尼赫鲁来说,“殖民主义”就是欧美列强对亚非国家犯下的罪孽。^④

应该进一步强调的是,这些政治家们将“殖民主义”作为政治词语,虽不会追求其在学术使用中的具体含义,但这也绝不意味着殖民主义的含义可以与帝国主义完全分开。在尼赫鲁的各大演讲与声明中,仍然将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并列使用,如“旧帝国的衰退和崩溃是殖民主义时代向另一个时代不可避免的变化和过渡的迹象”,“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世界分裂成一些意图追求独立的民族国家”。^⑤而在苏加诺的演讲中,“帝国主义”吮吸着“殖民主义”赖以生存的鲜血,也无法与殖民主义分割开来。^⑥

四、二战之后:作为学术概念的殖民主义

我们似乎可以说,现代意义上的殖民主义诞生之时,便是殖民主义逐渐消亡之时,因为从它拥有独立意义开始,亚非被殖民的国家陆续走上独立,继而兴之的“新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词语成为重要概念。始于19世纪、盛于20世纪中叶的“新殖民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原加纳总理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在恩克鲁玛的论述中,“新殖民主义”成为了帝国主义的最后一种形态,指的是帝国主义借助资本对没有生存能力的小国的控制。^⑦

“后殖民主义”更是一个影响当前世界思想潮流的概念。它最初出现在文化领域,后逐渐拓展成为一种综合性理论。20世纪90年代开始,“后殖民主义”开始形成一股强大的思潮。萨义德、霍米巴巴、斯皮瓦克和罗伯特·杨等人尝试从文化霸权的角度批判殖民主义,并试图书写第三世界自己的历史话语。萨义德将“东方主义”视为一种建构,成为了后殖民批评领域的开创者。从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述,后殖民主义者不仅反对用西方局部的经验理论解释全球历史,更反对文化帝国主义,他们主张文化与民族色彩的多样性。^⑧至于后殖民主义理论中的“帝国主义”,“对于后殖民主义来说,它相对的客体就是帝国主义的主体,就是被帝国主义进程塑造出来的殖民者”。^⑨因此,我们看到萨义德和新殖民主义的批判者都未曾将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完全区分开来讨论。第三世界殖民理论的发展实际上是欧美殖民主义的受害国家对几个世纪以来受到的压迫与剥削的控诉与反抗,这些理论的出现揭露了殖民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方面给殖民地带来的巨

① Harry S. Truman, “Text of the president’s inaugural address”, *New York Times*, Jan. 21, 1949.

② Harry S. Truman, *Memoirs: Year of Decisions*, Vol. 1, Doubleday & Company, 1955, p. 275.

③ Harry S. Truman, *Memoirs: Years of Trial and Hope*, Vol. 2, Doubleday & Company, 1956, p. 232.

④ Neil J. Smelser and Paul B. Balte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s*, p. 2237.

⑤ Jawaharlal Nehru, “Colonialism must go”, *New York Times*, Mar. 3, 1946.

⑥ 苏加诺《苏加诺演讲集》,第217页。

⑦ Cf. Kwame Nkrumah, *Neo-colonialism: The Last Stage of Imperialism*,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6.

⑧ 俞可平等《关于后殖民主义问题的学术讨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7年第1期。

⑨ 维贾伊·米什拉、鲍勃·霍奇《什么是后殖民主义》,罗钢、刘象愚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6—377页。

大伤害 不仅在新独立国家 甚至在欧美学界也产生了波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部分学者开始意识到 殖民主义作为一个左右世界发展进程的重要名词 始终没能拥有一个脱离帝国主义的明确定义 它也基本没有脱离过政治干预成为一个真正的学术概念。除针对殖民历程的研究之外 一些学者开始从“殖民地”“殖民主义”“殖民主义史”等词的概念本身入手去反思殖民研究史。1972年 美国学者罗纳德·霍瓦斯(Ronald J. Horvath)在《当代人类学》杂志上发表《殖民主义的定义》一文指出 虽然殖民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历程 但是西方学界并没有被广泛接受的殖民主义理论 对于什么是殖民主义也没有实质性的共识 故将殖民主义定义为“一种群体间的统治形式 大量的殖民者从殖民国家永久地迁移到殖民地”。^①实际上 罗纳德·霍瓦斯理论中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根本不同在于 在帝国主义中 很少有统治者从帝国的故土移居到殖民地成为永久定居者。在这里 罗纳德·霍瓦斯实际将“殖民”的概念等同于“移民” 通过控制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三种关系的变量(灭绝 extermination、同化 assimilation、相对平衡 relative equilibrium) 将殖民主义从帝国主义的概念中脱离出来并分类 如表2所示。

表2 罗纳德·霍瓦斯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分类

类型	概念
灭绝殖民主义	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是消灭被殖民者
同化殖民主义	殖民者同化被殖民者
相对平衡殖民主义	殖民者既不消灭也不同化土著人
灭绝帝国主义	较少出现 除非是纯粹的惩罚性军事冒险
同化帝国主义	帝国同化被占领地区的人
相对平衡帝国主义	既不施行灭绝也不施行同化的帝国主义

在这三种变量之下 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被分为六个不同的概念。同样 罗纳德·霍瓦斯认为在这三种变量之后还可以加入国内、国外、正式、非正式等变量 将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类型进而细分为12种、24种。^②罗纳德·霍瓦斯试图用简单的排列组合的方式给殖民主义下定义、分类的做法在当时就受到一些人的批评。美国学者斯宾塞(J. E. Spencer)就认为 虽然殖民主义的定义不能被无视 但通过给定个案对殖民主义概念简单化地取定义合集的做法是欠妥当的 因为每个研究者都会以自己的想法和观点来看待他们选取的案例。^③1976年 英国学者摩西·芬利(M. I. Finley)则通过对“殖民地”概念的阐释得出了与罗纳德·霍瓦斯完全不同的结论。芬利主张保持“殖民地”的狭义概念 他不同意爱德华·吉本·维克菲尔德(Edward Gibbon Wakefield)将“移民”完全等同于“殖民”的做法 更强烈批评《剑桥欧洲经济史》将“settlement”和“colonization”混用的做法。虽然芬

① Ronald J. Horvat, "A Definition of Colonialism",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13, No. 1, 1972, p. 45.

② Ronald J. Horvat, "A Definition of Colonialism",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13, No. 1, 1972, pp. 48-49.

③ Ronald J. Horvat, "A Definition of Colonialism",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13, No. 1, 1972, pp. 45-57.

④ 1833年 英国殖民的重要推进人物爱德华·吉本·维克菲尔德将所有的移民都直接归为“殖民” 他认为 被征服的国家即使只是一个贸易工厂 殖民者也不在其中定居 也应被称为殖民地 因此英国建立的车站、流放区、监狱都是殖民地。希腊人在西西里岛和小亚细亚建立的定居点以及美利坚与英国人在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亚建立的定居点 一旦发生移民的行为就是殖民。Edward Gibbon Wakefield, *England and America*, Vol. 1, R. Bentley, 1833, pp. 72-74.

利不曾对“殖民主义”一词作出系统和专门的探讨,但他明确反对“中世纪欧洲殖民主义”的说法,认为这是一种混用封建主义与殖民主义概念的做法。^① 罗纳德·霍瓦斯和摩西·芬利开创了定义“殖民主义”和“殖民地”的先河。尤尔根·奥斯特哈默就指出,直到20世纪80年代,为殖民主义建立框架的最具洞察力的尝试,并不是出自研究欧洲海外扩张的学者,而是出自一位研究早期历史的学者——摩西·芬利。^②

冷战结束后,殖民主义在现实层面真正走出政治成为“历史”,研究者们开始在后殖民主义理论、“新帝国史”、全球史等概念兴起的基础之上,回顾殖民主义研究历史,^③并尝试对其作出进一步的阐释与分期。研究者们对殖民主义进行了愈加精确和全面的研究,产生了多部殖民主义研究著作,^④有些具有概括性意义的“百科全书”也大多承认,“殖民主义”本身存在分期,其内涵在不同阶段是不同的。^⑤ 美国学者克里尚·库玛尔(Krishan Kumar)认为,即使是一些研究者也不曾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作出明确的区分:罗纳德·罗宾逊(Ronald Robinson)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之间游移不定,对二者的区别同样也是“漫不经心”;尤尔根·奥斯特哈默直接认为殖民主义是帝国历史的一部分;菲尔德豪斯则更进一步地描述殖民帝国的形成过程。^⑥

20世纪90年代以来,萨义德等人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区分开来,分别定义。在1994年的《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萨义德认为,帝国主义指的是“遥远土地的宗主中心的实践、理论和态度”,伴随帝国主义而来的殖民主义,则为“向边远土地上移民”,但它们都被强烈的意识形态所驱使。^⑦ 在《帝国》一书中,史蒂芬·豪威(Stephen Howe)指出,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和其他相关的词汇不同,它从一开始就“几乎完全带有敌意”,以至于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它具有“种族灭绝的意图”。^⑧ 后殖民主义学者罗伯特·杨(Robert J. C. Young)也在《后殖民主义》一文的开篇就点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区别:殖民和帝国经常放在一起使用,好像它们是同义词;这种倾向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总体同质化上也很明显。罗伯特·杨还进一步批评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没有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区分开来,他认为帝国主义主要是一种概念,但殖民主义更倾向于一种

① M. I. Finley, “Colonies: An Attempt at a Typology”,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Vol. 26, 1976, p. 168.

② Jürgen Osterhammel, *Colonialism: A Theoretical Overview*, Translated by Shelley L. Frisch, Markus Wiener Pub, 1999, p. 3.

③ 有关“新帝国史”与“全球史”的观点,参见刘文明《历史学“全球转向”影响下的“新帝国史”》,《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3期。

④ 比如,近现代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马克·费罗则将“殖民历史”限定在13—20世纪的欧洲扩张史(Marc Ferro, *Histoire des colonisations: Des conquêtes aux indépendances*, éditions du Seuil, 1994)。托马斯·本杰明的《1450年以来的西方殖民主义百科全书》一书指出,“殖民地”是指一个帝国拥有和统治的领土和附属人口,“殖民主义”指的是大都市建立、征服、定居、治理和经济剥削殖民地的过程、政策和意识形态(Thomas Benjamin, *Encyclopedia of Western Colonialism since 1450*, Macmillan Reference USA, 2007, pp. 14—16)。此外,《殖民主义:一个国际社会、文化和政治的百科全书》一书认为,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对“现代殖民主义”(modern colonialism)的概念有相当大的共识。这种更具体的想法可以追溯到特定的定居模式、对外部土地的控制以及相关的统治意识形态的发展,这些意识形态大约在15、16世纪首次于欧洲出现(Melvin E. Page and Penny M. Sonnenburg, eds., *Colonialism: An International, Soci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Encyclopedia*, ABC-CLIO, 2003)。

⑤ 关于殖民主义的分期问题,参见高岱《英、美学术界有关殖民主义史分期问题研究评析》,《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00年第9期;高岱、郑家馨《殖民主义史(总论卷)》第147—151页。

⑥ Krishan Kumar, “Colony and Empire, Colonialism and Imperialism: A Meaningful Distinction?”,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63, No. 2, 2021.

⑦ 爱德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9—10页。

⑧ Stephen Howe, *Empir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27—29.

实践。^①

顺着上述研究路径,在欧洲一些最新的研究中,部分学者深入19—20世纪的历史文献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用法和定义进行考察,单独去追寻殖民主义一词本身的历史,但他们最终得出了近乎一致的结论: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的研究中,重视殖民主义自身的定义是有其意义的,但将其从帝国主义中完全剥离是不现实的、也不具有可操作性。

2005年,弗雷德里克·库珀(Fredrick Cooper)再次指出,对殖民主义的含义不加以限制,会使得殖民主义处于一个可以涵盖1842—1970年所有殖民现象的模糊地位,因此要重新评估“殖民主义”在历史上的学术地位。^②他认为,“一个人怎么描写殖民主义,决定他如何看待殖民者的政治。”^③换言之,殖民主义研究受到政治的影响。2007年,国际法学者詹姆斯(James Thuo Gathii)从国际法历史的层面研究“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关系问题。他将“帝国主义”定义为工业和商业资本主义的传播和扩张,将“殖民主义”定义为欧洲国家对非欧洲领土的吞并和扩张。通过对早期国际法文献的分析,他指出,早期的欧洲理论家们从来没有真正集中关注殖民主义问题,除非殖民主义是帝国主义扩张的必要附属品。作者的结论是,19世纪的国际法中并没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区分。詹姆斯在文中也没有脱离帝国主义去探讨殖民主义的特点。^④2021年3月,克里尚·库马尔认为,坚持区分“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是英国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传统,这种做法可能会丢失殖民主义本身的诸多含义,导致一些现象无法从殖民主义的角度给出完满的解释。^⑤2022年,前文所述的芬兰研究者从20世纪的芬兰档案出发探讨芬兰议员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看法,用了大量的档案文献来证明,“殖民主义的概念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议会辩论中不那么明显”,但不可否认的是,议员们肯定对这些概念赋予了许多(主要是负面的)含义。^⑥

学者们强调对“殖民主义”作出准确和单独的定义,不仅仅是想从学理上给予这种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概念性的界定,更重要的是希望能脱离帝国主义的“政治性”,来解释现代殖民主义历史上不同党派对“殖民主义”的不同评价的问题,于是不同的学者和百科全书开始从文化概念和知识思想解释殖民主义在现代世界的发展脉络。^⑦但最终人们殊途同归,“殖民主义”作为一个在诞生、传播、发展等各方面都与帝国主义密不可分的词汇,人们对它的研究之路还很长。

结 语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学术界对“殖民主义”的讨论颇多,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1980年的

① Robert J. C. Young, *Postcolonialism: 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Blackwell, 2001, pp. 15–19.

② Fredrick Cooper, *Colonialism in Question: Theory, Knowledge, History*, pp. 3–4.

③ Fredrick Cooper, *Colonialism in Question: Theory, Knowledge, History*, pp. 231–232.

④ James Thuo Gathii, “Imperialism, Colonialism, and International Law”, *Buffalo Law Review*, Vol. 54, No. 4, 2007.

⑤ Krishan Kumar, “Colony and Empire, Colonialism and Imperialism: A Meaningful Distinction?”,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63, No. 2, 2021.

⑥ Mika Suonpää and Matti Välimäki, “Finnish Parliamentarians’ Conceptions of Imperialism and Colonialism, 1917–1995”, in Raita Merivirta, Leila Koivunen and Timo Särkkä, *Finnish Colonial Encounters: From Anti-Imperialism to Cultural Colonialism and Complicity*, p. 79.

⑦ Melvin E. Page and Penny M. Sonnenburg, eds., *Colonialism: An International, Soci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Encyclopedia*, preface, pp. 1–3.

《辞海》对“殖民主义”这个概念有专门的阐释: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西方强国压迫、奴役和剥削‘落后’国家,把它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一种侵略政策。其表现形式随着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发生变化。”^①高岱、郑家馨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讨论殖民主义概念的论著有系统的介绍(特别是菲尔德豪斯的《殖民主义(1870—1945)》一书)^②。事实上,对殖民主义历史的研究,需要我们进一步认识“殖民主义”一词的内涵。

一方面,我们需要把握“殖民主义”的历时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下,它的含义也不尽相同。它并非从一开始就带有对欧美国家的殖民体系的批判含义,在其诞生之初是一个并无强烈褒贬含义的词语。在18世纪英国自由主义者边沁的笔下,它仅代表一个英国学者对殖民政策的概括。在殖民地的报刊和日常用语中,它也可以代表殖民地的风俗和俚语。随着西方殖民扩张的加剧,它成为美国乃至第三世界国家争取民族自决、政治独立甚至精神文化自由时的批判对象。在这一过程中,它与“帝国主义”一词难舍难分,一度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直至今日,它的独立词义仍有许多争议。

另一方面,“殖民主义”一词的使用也随着主体的变化发生了转变。这是最新修订的《牛津英语词典》给我们的提示。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视角中,它可以表现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优越感和征服性,又可以体现出被殖民者的文化自卑和争取民族独立的不忿,这在19世纪后期的美国力图摆脱英国的精神控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殖民者的声音不断放大,第三世界力求争取民族独立,这使反对“殖民主义”的话语空前高涨。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观点值得特别关注,虽然马克思和列宁都不曾给“殖民主义”明确的定义,但他们对殖民国家的批判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如今,“殖民帝国”已经失去了合法性,^③但“殖民主义”在人类发展史上留下的印记仍记忆犹新,甚至影响着很多人的思维。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力求从概念本身的历史去溯源“殖民主义”。但是,“殖民主义”本身与“帝国主义”在历史进程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殖民主义概念的研究也有待后人进一步开拓。

(作者刘文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王天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邮编:100872)

(责任编辑:敖凯)

(责任校对:尹媛萍)

① 《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1337页。

② 参见《殖民主义史(总论卷)》第四章“殖民主义概念与殖民主义史的分期”,高岱、郑家馨《殖民主义史(总论卷)》,第147—223页。

③ Fredrick Cooper, *Colonialism in Question: Theory, Knowledge, History*, p. 3.

rational ability of the subjectivity of historians in historical writing.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erman historiography, however, German historicist historians criticized Aufklärungshistorie and its theor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the word “pragmatisch” became the label of pre-modern historiography.

Turns of “*Lieux de Mémoire*” and “Global History” in Italian Historical Writing // *Zhu M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Lieux de Mémoire*” theory swept across Europe in the 1990s, which gave rise to studies of “historical memory” in Italy. Twenty years later, the writing of “global history” is surging in Italy again, which places Italian history within the global framework. From “*Lieux de Mémoire*” to “global history”, these two “turns” in Italian historical studies are embodiments of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in historiography in this country. On the one hand, it has been under the influences of the local diversity, the crisis of the Republic, the dilemma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globalization.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local, national, regional, and global are intertwined with Italian reality, which affects the study of national history; on the other hand, over the time, Italian historiography has demonstrated a strong tendency to contribute to national identity formation and state building process. As such, it emphasizes nation-state as the normative framework. Aiming at the integration of the nation-state, this historiographic tradition will continue struggling against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context of Italy.

Th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search Questions and Paradigmatic Shifts // *Wu Lingjing, Mei Xueq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has a special focus on the environmental foundation and ecological impact of the colonial expansion activities of British Empire. 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imperial history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have not only shaped its research questions but also caused shifts in its research paradigms. In the early stage, scholars in this field emphasized the imperial origin of global environmentalism. Later, they turned to analyze imperial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and the material premise and ecological impact of British imperialism. Research topics were expanded from 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 and colonial science to resource extraction, commercial frontiers, urban planning, disease and sanitation and so on. Some scholars have recently proposed to rethink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from the “ecological-cultural network” perspective, which covers three aspects: network, cultural and material connection, and agency. Existing studies have not only traced the conceptual evolution of the “global environment” in the context of empire but also uncovered the hidden yet far-reaching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colonialism. They transformed scholars’ percept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 from the “Benevolent Empire” to the “Empire of Nature”, which went beyond the myth of the “Civilizing Mission” or “*Pax Britannica*”. In the future, scholars need to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following issu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power structure of the empire, the spatial-temporal categorization, and the agency of histor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oncepts “Narrative” and “Xushi” in Historiography // *Jin Qianwen*

“Narrative” and “Xushi(叙事)” are two concepts that are generated from their respective cultural traditions. Now they are regarded as equivalents in translation. They are both applied as important modes of historical discourse in Chinese and Western historiographical traditions. Narrative is usually presented as a coherent story unfolding along the timeline, with detailed processes, and it is treated as if it is telling itself. “Xushi”, however, is about how to adapt one’s language to the things of which he speaks. According to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Xu(叙)”, it places more emphasis on arranging the order so as to show the reasoning of things. In terms of its development system, narrative indicates a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ical works and literary fiction. In ancient China, by contrast, “Xushi” which was complementary to “Shilu(实录)”, played the most important role in contributing to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narrative literatu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rrative and “Xushi” reflects not only some distinc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historiographical traditions, but also some common features of historiography beyond specific cultures. By telling human experiences in an orderly way, historians comprehend the past and represent a historical world rich in meaning and order.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Concept “Colonialism”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Imperialism” // *Liu Wenpeng, Wang Tianhao*

The term “colonialism” contains complicated historical connotations. It did not become a dedicated

concept until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ompared with terms such as “colonial policy” and “colonial/colonization”, it was not widely used and carried neither a derogatory connotation nor strong criticism.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owever, nationalism became a popular global phenomenon, and the term “colonialism” began to become one of the weapons used by the colonized peoples to criticize colonizers. From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mperialism” originated and spread all over the world, and “colonialism” acted as the core of imperialism.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scholars have been seeking an accurate and separate definition of “colonialism” for decades. Different parties from various cultures offered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comments on the term. By depoliticizing the term “imperialism”, scholars hope to tease out the complicated impact of colonialism in modern history. Despite these efforts, researchers have come to the same conclusion, that is, “colonialism” is still a concept whose origin, spread and development is inseparable from “imperialism”.

Between Political Principles and Institutional Rules: On Lü Simian’s View on Historiography // Xu Guoli

Lü Simian had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mpiling 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He made a mor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cal writings with focuses on their genres and contents, and then summarized them as two genres of historical narratives: the *jishi benmo ti* (纪事本末体)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order and disorder” and the *dianzhi ti* (典志体) based on “the system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Although this view had the disadvantage of emphasizing political history, it could record history more comprehensively from both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aspects. Lü Simian’s writing on 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critically inherited this tradition. Guided by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ical views, he absorbed the strengths of both genres and invented a new mode of compiling 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with synthesis. However, this general history genre also had drawbacks. It became only a history of historical events, ignoring the historical subjectivity of human beings and failed to include biography in the comprehensive compilation of 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The Periodiz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Debate and the Ethnographic Survey of Liangshan Yi Society in the 1950s // Wang Huiying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social nature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became the focus of debate on the demarcation of slavery and feudalism in China. Since it was difficult to unify the competing views among scholars, the hope of solving this problem was pinned on the emergence of new historical materials. At this time, there was a need to identify social forms in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minority areas. As a result, the historical and ethnographic surveys of China’s ethnic minorities became gradually connected to the discussion on the periodiz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uo Moruo and Hu Qingjun in the 1950s is the epitome. Guo Moruo introduced Hu Qingjun’s study of Liangshan Yi social research into the discussion of the nature of Western Zhou Dynasty, which inspired the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periodization debate. In turn, this debate also promoted the deepening and widening of Liangshan Yi social research. Probing int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uo and Hu will not only help to understand the progress of the debate on historical periodization influenced by the ethnographic survey, but also to capture the influence of the view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theory of social formations that extended outside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y.

An Overview of the History of Sino-Foreign Relation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Chinese 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as a Case Study // Wan Ming

The history of Sino-foreign relations in China has been an emerging discipline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1981, the Chinese 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SHCFR) was founded, marking the official beginning of this discipline in China. In reviewing the development tract of the discipline, one would argue that CSHCFR has played an instrument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studies of the history of Sino-foreign relations in China during the past four decade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 platform has great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scholarly studies, set up disciplinary systems, and shaped academic conversations. It has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cient China and the world. Based on the previous development, we look forward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is discipline.